

# “茶器名物记”文献与日本茶道的成立\*

——以镰仓到江户时代为中心

(日) 顾雯 宋时磊

**摘要:**日本茶道史上的茶道具专著,亦被称之为“茶器名物记”,对日本茶道的成立具有独特价值。以21部古典茶书文献为主线和中心,可分为茶道具从附属于“唐物”“御物”的室内书院装饰物记录的时代、走向作为“茶器名物记”专集的时代和多样化及个性化展开的时代三个阶段,分别对应镰仓到室町时代中前期、室町后期和江户时代。其中,在江户时代,“茶器名物记”走向多样化、个性化的同时,又继承和延续了以唐物为中心的“大名物”与以和物为中心的“中兴名物”传统。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日本茶道的成立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揭示了其发展的轨迹和脉络。

**关键词:**日本茶道;茶器名物;茶文献;茶书;唐物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21)02-0234-07

##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Chaki meibutsu-ki* and Founding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Focusing on the Kamakura – Edo Period

(Japan) Gu Wen, Song Shilei

**Abstract:** The monograph on tea war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known as "Chaki meibutsu-ki", has unique valu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Taking 21 classical tea books as the textual clu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ocuments of tea wares into three stages including the period when the tea wares were deemed as "karamono" and "gyomotsu" of drawing room in Kamakura and mid-early muromachi, the period when they were developed into Chaki meibutsu-ki's special collection era in late Muromachi, and the Edo period, the third stage characteristic of variety and personalization. Furthermore, "Chaki meibutsu-ki" also inherited and continued the "O-meibustu" centered on "karamono" and the "Chuko meibutsu" centered on "Wamono".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stage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and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and revealed its path.

**Key words:** Japanese tea ceremony; famous tea wares; tea classical literature; tea books; karamono

日本古典茶书以茶会记录、茶道具记录和有关茶道闲谈记录为主。日本茶道文化研究文献库《茶道古典全集》(共12卷,淡交社1956年版),其

中约50%的内容是茶会记,另有约30%的内容是对茶道具的专述<sup>[1](P263)</sup>。而茶会记中也主要以记录茶会上使用茶道具为主,当然也包括茶室造

顾雯,女,现任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日本茶汤文化学会会员、佐贺茶学会理事、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茶文化史、茶文化交流史。宋时磊,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编审、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日茶叶贸易史、茶叶传播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日应对西方茶叶贸易质量规制路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CSS01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编号:20&ZD229)。

型、点茶以及主客之间的闲谈等。其中主客之间的闲谈,也称之为“数寄杂谈”,除了谈论尊师语录,茶会中的注意事项以外,茶道具的话题也被视为第一位。由此可见日本茶道中,茶会和茶会中使用“茶道具”分量之重,尤其是热衷于追捧和传承“名物道具”的,由此“茶器名物记”<sup>①</sup>也就应运而生。

本文以梳理日本茶道史上的茶道具专著,亦被称之为“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为中轴,考察“唐物”“御物”和“名物道具”之间的承上启下之关联,以探讨与记录“名物道具”的“茶器名物记”的前生后世。日本“茶器名物记”诞生于室町时代(1336—1573)的战国期(1467—1603),其前生来自镰仓时代(1185—1333)的“唐物”“御物”,江户时代(1603—1868)后期发展具有多样化、个体化特征,以至形成了大型百科全书式的《茶器名物图汇》。考察“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思考“名物道具”概念的生成,不仅涉及日本茶道的核心,更可以探明日本茶道美学中对这些可视、可触、可循的路标是如何树立的。

### 一、“名物道具”和“御物”及“唐物”

16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天下大乱,武将中群雄辈出,胜者举办茶会,展示所谓“名物道具”,威示天下,招待宾朋,评功论赏。“茶会记”和“茶器名物记”的出现,标志了日本茶道的成立。而当时的日本茶道,还称之为“茶汤”,或者“数寄”。

茶器“名物道具”生成的概念,可从同时代茶书《山上宗二记》得知。“御名物被东山慈照院殿下收尽,之后天下大乱,分散民间,传至今日。依然如此繁昌,是因为搜集古今唐物,庄严名物者,都是数寄人,称之为大名茶汤。如今天下,不仕御茶汤者,非人。御茶汤者和名物所持者,京堺众珠光之弟子多。茶汤不论御唐物代之高下,御床庄严之御道具,皆为名物”<sup>②</sup>。

可见当时茶汤的盛行之况,来自这些茶汤者和名物所持者,他们以出身京都和堺市的珠光弟子为主<sup>③</sup>,还不以唐物的市场价值的高低择物,选择适合于茶室中的使用道具,经过茶汤者慧眼择出,并在茶室中作为茶道具使用,都可为当代的名物。茶道中的所谓“名物道具”,溯源其由来,如

果是属于日本皇室,或者幕府将军府上藏品,则称之为“御物”,或者“御名物”。虽然“御物”并不都是茶道具,但室町幕府足利将军家持有“御物”的特征就在于茶道具所占比重较大。比如,《山上宗二记》就以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36—1490)为茶道保护者,因义政晚年隐居在京都的“东山山庄”,即银阁寺,其所持包括继承前代将军们的“御物”,茶道研究史上又称之为“东山御物”,指称“足利义政的宝库中秘藏的书画古董和茶道具,以从明国进口的为主”<sup>[2]</sup>。可见,由于这些“御物”大多来自中国,也被称之为“唐物”。室町后期随着幕府政权的威力失坠和财力衰落,这些原属将军府上的“御物”流入民间,这出现了“东山殿下御名物”繁昌于战国时期兴起的茶汤盛况。

“名物”一词,原指有铭之物品。日本茶器“名物”,据《满斋准后日记》,早在1434年就有“叶茶壶,号为九重之名物”<sup>[3]</sup>的记录。而别名为“茶器名物集”自称的《山上宗二记》中记录有“天下四大茄子形的浓茶罐之一的”小茶壶,因为传承说曾为“茶汤者名人”珠光所持,被评定为是“茶道具中万物中的顶上,数寄道具的名物”,命其为“珠光小茄子”。可见茶器中“名物道具”除了继承传统,有铭,即具有雅号,或者以道具本身固有的记号,或者形状特征命名以外,《山上宗二记》还出现了以所藏者、所持者来以特定其特殊身份的“名物道具”。特别是后来被推举为代表日本茶道主流的“数寄道具”“侘数寄道具”观,尤其推崇主观性极强的“物以主贵”的独特的茶道具观,有些会出现和美术史上的价值观迥异其趣的现象,形成日本茶道具独特的价值审美观。《山上宗二记》记录了千利休时代茶汤名人持有并推崇的“名物道具”的价值所在,所以也称为“茶器名物记”。除了包括属于“唐物”“御物”茶道具本身承传的传统价值之外,还有由当时茶汤者名人选用而赋予的一些无名茶道具的价值,特别是《山上宗二记》中生成的“数寄道具”“侘数寄道具”概念,虽然为数不多,却在日本茶道史上,得到极大的重视和展开<sup>[4]</sup>。

日本茶道具中称之为“唐物”“御物”和“名物

道具”的,大部分是由上代权力者传承下来的价值连城、不易多得的宝物,是时代的权威和财富的象征。而“名物道具”中不仅仅只是名作、佳作,也有获得权威人士或者茶汤名人认可的草根道具。记录这些“唐物”“御物”和“名物道具”的茶器名册和故事的,就是“茶器名物记”。

## 二、“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的三个阶段和特征

16世纪日本茶道成立的标志,除了属于“茶会记”系列的茶书,专门记录茶道具的“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也可证明。茶道的重要茶书《山上宗二记》<sup>④</sup>,正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备受关注的“茶器名物记”。正如这一时代的“名物道具”,大多来自上代承传的“唐物”“御物”一样,“茶器名物记”的横空出世,也有着其前生后世的承载。纵观从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日本茶道史,具有代表性的“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大约有21部<sup>⑤</sup>,本文将这21部“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的特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镰仓到室町时代中前期,茶道具作为“唐物”“御物”时代的记录。主要指收藏在执政者手上,有天皇皇族,也有幕府将军府上,或者是这些政权所维护的寺院中的藏品记录。其中因为茶道具占多数,故成为了解日本茶道前史的必读文献。

最早记录有镰仓幕府从日宋、日元贸易中购得中国文物藏品的目录,有14世纪记录的镰仓圆觉寺塔头(圆觉寺的寺院之一)佛日庵的财产目录<sup>⑥</sup>,称之为《佛日庵公物目录》。这份目录以“唐物”为主,例如墨迹以“唐分”和“日本分”分类:“唐分”有密庵法语,虚堂真迹等;“日本分”有一山真迹。绘画中牧溪的名字和宋徽宗同在。针对茶道具的记录有“青瓷汤盏台二对,白磁茶桶二对,白磁茶瓿一对,汤盏二对,饶州一对,建盏十,汤盏十八”等,茶道具以“对”的表现为多,却无“天目”茶碗的记载。

其次是以室町幕府足利将军府上所藏“唐物”“御物”为中心编撰的室内书院装饰物记录。其代表作有《室町殿行幸御饰记》《君台观左右帐记》和《御饰记》。

《室町殿行幸御饰记》是室町幕府第六代将

军足利义教(1428—1441年在职)为了迎接后花园天皇(1419—1470)行巡驾临而兴建的会所邸内装饰物笔录。以中国绘画、花瓶、香炉、镶嵌火盆和文房道具为主。在设置有茶汤所、茶汤棚和地炉的房间,记录有御茶碗、御建盏、小茶壶、清水罐、污水罐、铜汤瓶、盖置、炭斗等。茶碗以油滴、七宝、青花形分类。清水罐有铜和青瓷的,污水罐都为蓝花瓷,盖置垫有青瓷和黄铜的,炭斗有藤制的南蛮物等。记录者能阿弥,侍奉足利义教、足利义政两代室町幕府将军的同朋众(文化侍从),既是画家、连歌师、鉴定家、表具师,也是谙熟茶器之能人。其子艺阿弥(1431—1485)和孙子相阿弥也都是侍奉幕府将军的同朋众。《君台观左右记》和《御饰记》是记录足利将军府藏品的“御物”帐,编辑者承传都与这祖孙三代阿弥有关。《君台观左右记》记录了一百多名唐宋元画家的作品,分为上中下,比如上中有王维、马远等,中有苏轼等,下有赵孟頫和王庭筠等的作品。还有室内装饰道具和规则的说明。如唐物之名,有青铜器,花瓶、香盒、印笼、食笼和盆类等文房用品;茶碗列举有天目、曜变、油滴、建盏、乌盏和鳖盏等。还附有四幅对饰图、书院装饰图、书棚装饰图、茶汤棚装饰图和抹茶壶(小茶壶)图形等。在以“唐物”鉴赏会为主的活动中,以能阿弥为首的阿弥同朋众,作为“唐物奉行”制度下的专门人才,参考来自中国的《图绘宝鉴》等著作,为将军府上编撰了这一系列室内装饰物规范指南书,这些“唐物”“御物”,不仅象征了室町将军府的权威和财富,也体现了将军府的文化生活水准。

第二个阶段是室町中后期,特别是进入战国期,这些被传承下来的“唐物”“御物”中的茶道具,得到在茶会上展示披露的好机会。曾属于室町将军府的茶道具,散失民间,得到获取实权的枭雄们青睐,也成为当时茶人们最关注的对象。持有或者在茶会上拜见“名物道具”,更是茶汤者们难得的眼福。鉴赏这些茶道具,成为茶会上的重要内容。由于茶会中“名物道具”的出场,展示和鉴赏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又逐渐形成了一套鉴赏程序。记录这一时期的“名物道具”的特征和所持者,也成为“茶会记”的重要内容。随着茶汤

名人的出现和由这些茶汤名人提挈的茶道具的登场,出自专职茶汤名人之手,如山上宗二书写给习茶弟子们的秘传“名物道具”指南书,装点了日本茶道成立期的风采。《清玩名物记》《山上宗二记》和《仙茶集》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三个阶段是德川幕府将军的江户时代,“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走向多样化及个性化展开的时代。太平盛世,天下宝藏一统于德川幕府将军府上,形成了一群德川幕府家藏“御物”帐,这些“御物”帐中记录的茶道具后人统称之为“柳营御物”<sup>⑥</sup>。而由将军手下的大名家所藏名物记,有江户初期作为德川将军家茶道指南的大名茶人小堀远州编写的《远州藏帐》为代表,以远州本人收藏和拜见的茶道具为主。江户中期参考《远州藏帐》加笔编辑的有《玩货名物记》,是日本第一部出版发行的“茶器名物记”,成为江户时代中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茶器名物记”,揭示有当时“柳营御物”,各大名家,町人和寺院所藏“名物”的名称和所在地,即所持者。江户后期大名茶人松平不昧编写的《古今名物类聚》(18卷)和大阪豪商草间直方编撰的《茶器名物图汇》(95卷),都成为“茶器名物记”中的超级版。

### 三、日本茶道的成立和“茶器名物记”的诞生

日本茶道以茶会形式进行,展示和鉴赏茶道具是茶会程序的重要内容,撰写于16世纪的“茶会记”可资证明。茶会上记录使用的茶道具,从挂轴(包括绘画和墨迹)、花瓶、茶釜、香合、大茶壶、小茶壶、茶碗、茶杓、清水罐和污水罐等式样繁多,于是出现有针对这些茶道具如何称呼,材质及由来的咨询手册,称之为《茶具备讨集》。同种茶器,根据其由来和所持者的经历,知名度和价值也变得不同。知名度高的茶器,经过权力者之手,赋有政治意义价值的,会成为众人瞩目的茶道具,又称为“名物道具”。举办茶会的主人和客人都要具备选择和鉴赏这些“名物道具”的眼力,了解这些“名物道具”的故事来历,成为茶汤者的素养。为了满足初学者的需要,又出现了茶汤者自身书写的“茶器名物记”,视之为秘传书。

现在作为最早编辑的“茶器”专著可谓《茶具备讨集》。虽还不属于“名物道具”专辑,但是作为

第一部网罗茶道具,解说茶道具用语的专辑,意义匪浅。其记录顺序是台子、茶釜、清水罐、盖置、建盏、天目、青瓷茶碗、小茶壶、茶、茶杓,茶巾、茶笼和大(叶)茶壶等达20多种类,对这些茶器的材质,形状有简单的说明,针对茶器汉字名标明有假名注音。有趣的是文末论述此书命名的理由是“当世数寄者、俗汉者皆文盲也。书中茶具之名,以文字书则不得读而可欠其用。以假名书,则其用即可调成也。茶具之名宜假名书,勿文字书。若有讨茶具之字人,则当此画书所记告之。故此书曰备讨集矣。”可知,这是一部针对看不懂茶器名的汉字,称之为文盲这类的茶汤者,特意拼写上假名,对前来讨教的初学者而备的茶道具小词典。更加有趣的是,在20多种项目中,茶本身列为一项,论及有宇治、无上、别仪、山茶、雨前等名优茶。全文收录于茶道书《鸟鼠集四卷书》(卷二)之中,在其冒头部分记载了这一茶道具用语辞典,并称之为《茶具备讨集》。现最新翻印版收录于《茶书古典集成》<sup>⑦</sup>。

此后《清玩名物记》是以大壶之类、小壶之类、茶杓、釜、清水罐、污水罐、盖置、建盏、天目、茶碗、花瓶、钵石之类、香炉之类、砚和墨迹、绘之顺序编排的第一部“茶器名物记”。例如,大壶之类中列举有名为三日月、松岛、九重、四十石、深山、松花等。比如,名为九重的大茶壶,曾经属于堺市的八文字屋,现在属于堺市的万代屋了二所有。真釜之类中,带有柳燕图案的,曾经是堺市的绍鸥<sup>⑧</sup>所藏,现在为能明町住吉屋所持。墨迹类以王羲之、圆悟禅师、虚堂之顺,记录圆悟曾经为宗珠<sup>⑨</sup>所藏,现在为博德的石川宗二所持。针对400多点“名物”茶道具的归属,详细记录有所在地和所持者的名字。以大(茶)壶为第一,顺次类别,记有雅名;虽然是名副其实的“茶器名物记”,却没有任何具体鉴赏评价用语。

而作为“茶器名物记”代表的《山上宗二记》,则是《清玩名物记》的精选加详解,也成为《松屋名物集》的核心内容。编辑者山上宗二(1544—1590,号瓢庵),是活跃在战国时代与千利休(1522—1591)同籍堺市出身的茶人。因为原书无题,所以也有“瓢庵宗二伝书”“瓢庵山上宗二记笔记”“珠光一纸目录”(传珠光秘传书)和“茶器

名物集”之称。是山上宗二传授给习茶弟子的秘诀,一共有2.5万字,现存手抄本近60多种版本。现在统一称之为《山上宗二记》。

《山上宗二记》记录了日本茶道开创者们的言行,包括有珠光、绍鸥和千利休的“数寄杂谈”。还记录了山上宗二对千利休时代日本茶道的历史观,以及当世推崇的茶道具和习茶规范的理解。内容由茶汤之滥觞,各种茶器的来历鉴赏点和作为茶汤者觉悟的十条规范组成。一共列举茶道具200多项。如:大(茶)壶之类,详写了松岛、四十石的御壶、松花、九重、八重樱、深山等项目;茶碗类中,有天目、建盏和茶碗之分类;名物茶釜中有绍鸥小霰;清水罐类中有绍鸥芋头;污水罐类中有绍鸥备前面桶;墨迹类列举有圆悟禅师、虚堂等;绘画类列举有赵昌、玉润、牧溪等;小茶壶中以肩冲型、丸型分类,肩冲型列举有新田、初花、檜柴等26个,丸型列举有尻膨、大海、茄子等23个项目。针对123点的茶道具具有详细记录,如雅号、由来、承传、所持者、评价术语和形状大小尺寸等。评定为“天下一”“天下无双”“古今名物”的茶道具具有51点,都成为后世择选“名物道具”的规范。

同时期在《山上宗二记》之后有《仙茶集》,是六部茶书的集成。除了第二和第三部的茶会记以外,其他是茶道具记录。有列举大壶之类,小壶、茶杓、天目和墨迹绘画的名器目录,玉润和牧溪的八景画赞;第六部以“唐物凡数”为题,列举日本各地大名,豪商名下的所持茶器,正如其跋文“日本国中宝物所持,记之”。和《清玩名物记》同样,虽然没有任何具体鉴赏评价用语内容,记录有400多点战国时代的“名物道具”。翻印版收录于《茶道全集文献篇》(第十二卷)<sup>⑩</sup>。

标志着日本茶道成立的“茶器名物记”,其特征就在于:除了继承上一时期属于“唐物”“御物”茶道具本身承传的传统价值之外,由当代茶汤者名人所有、所持而赋予一些无名茶道具的价值,得到认可,跨出“唐物”“御物”的范围,实现了茶器自身“名物”范围的突破。其理由可由茶汤者名人,根据茶道具本身的“形”“比例”和“配样”,择选应用在茶席上的茶道具,都可谓“名物道具”。这些“名物道具”的动向,也是“茶器名物记”关注

的一大重点。

#### 四、“茶器名物记”多样化及个性化的展开

“茶器名物记”诞生于日本茶道的成立期,发展于天下太平的江户时代。值得瞩目的“名物道具”深藏于将军、大名家、寺院、武士和町人(指豪商)深宅大院里,不再轻易出入于茶会之上。“名物道具”深藏和充实于以德川将军为首的将军,大名家藏茶道具宝物帐中。如《家纲公茶道御道具》<sup>[6](P320)</sup>,是记录德川第四代将军家纲(1641—1680)时代的茶道御道具。大名家藏的茶器道具宝物帐的代表有《远州藏帐》《云州藏帐》等<sup>[7]</sup>。除了以上提示的将军府,大名家的“家藏道具帐”记录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松屋名物集》和《鸿池家道具帐》,被称之为町人(豪商)“家藏道具帐”的双璧。《松屋名物集》是享誉奈良的漆器师之家松屋久重編集,《鸿池家道具帐》则是由大阪财界大亨草间直方編集<sup>[6](P326)</sup>。

《玩货名物记》是日本第一部出版发行的“茶器名物记”,因被列入江户地志《江户鹿子》中,而广为人知。在《江户鹿子》第二卷,称之为《诸大名名物记》,为诸大名、寺院等传世家宝,包括陶器、挂轴和墨迹等。其原型与《家纲公茶道御道具》,《远州藏帐》类似,从内容上可以判断是参考当时德川家“御物目录”和“幕臣诸家名物道具”及小堀远州的“名物记”编辑整理的。《玩货名物记》以“御物分”和“诸方道具方”二部组成,第二部里也有少许町人(豪商)所持茶道具。是一部以所持者身份高低分类的茶器记录,它不说茶器本身的身姿优雅如何,或者是否适合在茶会上使用?而是根据封建等级高低来排列所持者的茶道具,“物以主贵”,如以将军、大名家的名望决定茶器的身价和名气,其影响延至后世。

江户后期以《玩货名物记》为核心,编撰有《古今名物类聚》(18册),以室町时代足利义政、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为中心的茶道具,统一归类成为“大名物”。而进入江户时代,以小堀远州以后新创茶道具,称之为“中兴名物”。此书分为八部,以中兴小茶壶之部(唐物、古濑户等,5册),大名物小茶壶之部(唐物、古濑户,2册),后窑国烧之部(1册),天目茶碗之部(1册),乐烧茶碗之部

(1册),杂记之部(茶杓、水指、釜、砚,2册),拾遗之部(4册)和名物裂之部(2册)组成。记录茶道具点数近1000个。其中小茶壶346点,唐物116点,和物230点。可见日本国产茶器的增长力度,同时可知大茶壶退出了茶室,小茶壶成为重点茶器。编辑者松平不昧,以“陶斋尚古老人”自居,出身于出云国松江藩(现岛根县松江市)藩主,大名茶人,撰写《茶道》书籍多部。所收集的茶道具又称之为“云州名物”。后人又以“云州名物”为中心编辑成《云州藏帐》传承。

江户后期的《茶器名物图汇》(95卷),是日本

今存规模最大的“茶器名物记”,附有茶道具图形和尺寸大小的说明。此外还有以茶道具鉴定视点编排的单项茶道具分类书。如《茶器弁玉集》卷三和卷四,专门收录濂户小茶壶;卷五专门收录唐物小茶壶。以图型说明如何鉴别,是专一鉴别小茶壶的指南书。还有题为《名物釜所持名寄》《茶席墨宝祖伝考》一类,则属于从茶道具中独立出来的,单项茶道具名物记录。

最后,不能忘记的是以茶道三千家元为首的茶道具记录帐(日语称“道具书付账”)。最早记录千家茶道具的有《千家中兴名物记》,以千利休

表1 日本“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一览表

序号	书名	成书年	编撰者	翻印资料收录例	阶段
1	仏日庵公物目録	1320?	不详	《研究资料佛日庵公物目録》,美術研究第24号,1933年	一
2	喫茶往来	1350?	玄慧法印(1269 - 1350)?	《茶書古典集成1初期和漢茶書》,筒井絃一等,淡交社2019年	一
3	室町殿行幸御饰記	1437	能阿弥 (1397—1471)	《東山御物〈雜華室印〉に關する新史料を中心に》,根津美術館1976年	一
4	君台觀左右帳記	1478? 1511?	能阿弥? 相阿弥?	《茶道古典全集(第2卷)》,千宗室等,淡交社1956年	一
5	御饰記	1523?	相阿弥(?—1525)	《茶道古典全集(第2卷)》	一
6	茶具備討集	1554	一漚宗金(不详)	《烏鼠集四卷書》卷二收录,见《茶书古典集成1》	二
7	清玩名物記	1555	不详	《茶道学大系〈茶の古典〉》(第10卷),筒井絃一等,淡交社2001年	二
8	山上宗二記	1588	山上宗二(1544—90)	《茶道古典全集(第6卷)》	二
9	仙茶集	1593	宗魯(不详)	《茶道全集文献篇(第12卷)》,西堀一三等創元社1936年	二
10	家綱公茶道御道具	1613?	山上黑庵(不详)	《茶道古典全集(第6卷)》,国書刊行会1977年	三
11	遠州藏帳	1647?	小堀遠州(1579—1647)	《茶道古典全集》补遺(第12卷)	三
12	松屋名物集	1652	松屋久重 (?-1652)	《茶道古典全集》补遺(第12卷)	三
13	玩貨名物記	1660	不详	《茶道古典全集》补遺(第12卷)	三
14	茶器弁玉集	1672	泽田实成(樂水居主人)(不详)	《茶道全集器物篇(第8卷)》	三
15	鴻池道具帳	1691	鴻池道徳 (1655—1736)	《茶道全集器物篇(第15卷)》	三
16	名物釜所持名寄	1700	西村道治(不详)	《日本美術・茶湯釜》No.89,鈴木友也編,至文堂1973年	三
17	千家中興名物記	1736?	坂本周齋(1666—1749)?	《茶道古典全集》补遺(第12卷)	三
18	茶席墨宝祖伝考	1752	燈外編	《茶汤和挂物2以大德寺墨迹为中心》,茶道資料館1982年	三
19	古今名物類聚	1786	松平不昧(雲州) 1751—1818	《日本古典全集》,正宗敦夫編纂,現代思潮新社 2011年	三
20	雲州藏帳	1811—35?	?	《茶道古典全集》补遺(第12卷)	三
21	茶器名物図彙	1827	草間直方(1753—1831)	永島福太郎、原田伴彦監修,《茶器名物圖彙》,文彩社刊1976年	三

到其孙宗旦所持茶道具为主。其实千家家元的茶道具记录这一项工作,是从千利休的曾孙江岑宗左(1613—1672)开始的<sup>[8]</sup>,是指在茶道具的收藏外箱上记录下茶道具的铭、作者、旧藏者、来历和记录人的署名等。有时也会附上相当于判断茶道具真假的鉴定书。作为一项千家家元的重要工作,称之为“茶道具收藏箱记录”(日语称“道具书付”),而记录这些“道具书付”的“道具书付账”,也是承传千家茶道具的重要资料。历代茶道家元在茶道具收藏箱上的记录,再次证明了茶道具的世界,特别重视茶器来历的一面,敬慕先人所持茶道具,尊重先人的评价视点,是茶道家元推崇千家所藏茶道具的出发点。

以上可知,从镰仓到江户的有关茶道具记录,即“茶器名物记”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茶道具从附属于“唐物”“御物”的室内书院装饰物记录的时代,走向作为“茶器名物记”单独列项成为专集的阶段,标志着日本茶道的创立。江户时代,随着茶道具的创新,“茶器名物记”走向多样化,个性化的同时,又形成了以唐物为中心的“大名物”和以和物为中心的“中兴名物”的继承和延续。“茶器名物记”的传承,不仅提供了有关日本茶道具鉴定和鉴赏的资料,还揭示了日本茶道的成立和发展的轨迹。

#### 注释:

①参阅表1日本“茶器名物记”系列茶书一览表。

②原文参阅表千家本《山上宗二記を讀む》,筒井絃一著,淡交社1987年版,著者翻译。另外本文中所有日文资料特别是表1中的茶书文献,有汉字的,尽可能保留原貌。这里的“东山慈照院殿下”,指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49—1473年在任)。

③珠光(1422?—1502),室町时代中期的茶汤者。《山上宗二记》中视为“茶汤者数寄者的名人”。日本茶道史上称之为茶道创始者之一。珠光与“茶禅一味”思想关系密切,中国学术界多认为克勤禅师赠珠光墨迹,这成为日本茶禅一味思想的源头。此说不成立,对此事件的详细考证见宋时磊《圆悟克勤手书了“茶禅一味”吗——兼谈珠光挂具墨迹的传承谱系》,载《农业考古》2019年第5期。

④《山上宗二记》校勘本有多种。除了表1和筒井絃一《山上宗二記を讀む》以外,还有桑田忠亲《山上宗二记研究》(河原书店1957年),熊仓功夫校注《山上宗二记》(岩

波文库2006年)和竹内顺一《山上宗二记——现代文阅读茶古典》(淡交社2018年)等多个版本。

⑤圆觉寺创建于1282年。是幕府执权北条时宗(1251—1284)为了招聘出生于南宋庆元府鄞县的临济宗禅僧无学组元(1226—1286)所建。其中佛日庵是圆觉寺中一个寺院,是为了祭祀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所建,后成为北条家的家庙。

⑥柳营本来是幕府的雅称。镰仓、室町和江户幕府都称之为柳营。和“东山御物”同样,现在“柳营御物”专指德川幕府将军家藏“名物茶道具”。

⑦神津朝夫解说《鸟鼠集四卷书》,载《茶书古典集成》第一卷,淡交社2019年出版。

⑧绍鸥,即武野绍鸥(1502—1555),室町时代中期的茶汤者。《山上宗二记》中视为“茶汤者数寄者的名人”,日本茶道的创始者之一。

⑨宗珠(出卒年不详),室町时代中期的茶汤者。《山上宗二记》中视为“数寄者,珠光的嗣子”。日本茶道史上称之为茶道创始者之一。

⑩松山吟松注解《仙茶集》,创元社1936年。针对“唐物凡数”,吟松庵记曰“都为当时的名物,假名太多,都改为汉字”。吟松庵,即松山米太郎(1870—1942),作为国语教员和茶道研究者,汉字功底远远超越了战国时代的茶汤者们。

#### [参考文献]

[1]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茶道用語解説[M]//茶道全集(第十卷).大阪:创元社,1936.

[3](日)德川義宣.茶器鑑賞の發生に關する考察[J].茶の湯文化学会,1997(4).

[4](日)顾雯.日本古籍茶语的“数寄”之美——以《山上宗二记》[A].茶与人类美好生活:2020年“明州茶论”研讨会文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

[5](日)竹内顺一,矢野環.名物記生成構造——実見和編集之間[A]//筒井絃一,編.茶道学大系(第十卷).京都:淡交社,2001.

[6](日)筒井絃一.茶書研究 数寄风流的成立和展开[M].京都:淡交社,2003.

[7](日)熊倉功夫,中村修也等.史料解读茶汤的历史[M].东京:主婦之友社,1994.

[8](日)原田茂弘.茶書は語る[A].茶道教養講座(16)[C].京都:淡交社,2016.

责任编辑:王建平